

## 吕大临佚文一则

李如冰

笔者在研究过程中,发现北宋著名理学家和金石学家吕大临所撰《宋故清河县君张氏夫人墓志铭(有序)》一篇,为《全宋文》等所失收。全文如下:

宋故清河县君张氏夫人墓志铭(有序)

左宣德郎、宗正寺主簿、汲郡吕大临撰

奉议郎、权陕府西路转运判官、赐绯鱼袋游师雄书

朝散郎、权同管勾成都府利州陕西等路茶事、兼权提举陕西等路买马公事、上轻车都尉、赐绯鱼袋仇伯玉篆盖

昔者闻诸横渠先生曰:“吾伯姊以贤行闻。”其所以为贤人,或未之知也。大临既学于先生之门,继又受室于张氏,得以外姻见,且稔于族人之言而后信之。元祐四年十有二月戊戌,夫人以疾卒于家。其孤卜以明年三月壬申之吉,祔于其先人之宅。遣使走京师,求予谏其行。予考夫人之遗德,其遇人无戚疏,无恩怨,一主于爱。有不得所,怵然伤之,或对按<sup>①</sup>忘食,达旦不暝,皆出于诚,非有要誉,内交之心存乎其中也。接人必以信,人我欺不责也;待人以厚,人我薄不恨也。内恕惻怛,犯而不校;闻人之过,绝口不道。力可及人,不知有余不足为可计。虽古之笃厚长者之风,夫人亦可以无愧矣。呜呼!予之于斯谏也,其无愧乎!

夫人之先,开封人,给事中集贤院学士复之孙,少从其父殿中丞迪徙家长安,遂适同郡尚书虞部员外郎宋君寿昌。生子翊、京,以夫贵,封清河县君。后二十有六年,虞部君卒,孀居者又二十有七年,享年八十,卒以寿终。执其丧者,有二子六孙三曾孙焉。

夫人孝友出于其性,已嫁不衰。逮事少姑,视其颜色之悦戚,拳拳致养,唯恐失之。春秋率其祭祀,盟饌赞奠,极其敬而后慊。奉其夫子有礼,接其族人有恩。虞部君初娶师氏,有子六七人,夫人一抚之以慈,人莫知其继也。夫人尝有疾,甚,梦师氏为厉,或欲命巫者祓除之,夫人曰:“师氏,吾君子之元妃也,今欲祓之,使不得食于宗氏之祧,吾不仁也,吾无礼也。死生

<sup>①</sup>原碑如此。当为“按(案)”之误。

有命，以是求免，吾不为也。”疾亦寻愈。喜诵浮屠氏之书，乐玩其说，为可以惩忿窒欲，有平均广大之意，非微福于斯教也。不喜杀生，物虽蜂蜚之毒，亦莫之伤。出于诚爱，非有望于报也。虞部君尝仕为狱官县令，所以夙夜儆戒，惟恐刑一不辜，以为终身病也。有贩夫贩妇鬻物于门者，随所索而售之，不复评其直之高下。或告之以不可信，夫人曰：“彼待是之赢以活其家，吾不忍以锥刀之末与若人计哉！”平居终日衍衍，未尝见其喜愠之色。循循法度内，终老而莫违。待妇子，御仆妾，恩意有等。虽及教戒，不继之以怒。其待人有怀其德，老身服事而不忍去者。洞知人情之曲折，与内外族姻无间言，人人皆得其欢心。没之日，吊者在位，皆哭之哀。呜呼！贤乎哉！岂独无愧于谏乎？书之信史，传之后世，殆将与古之列女并立而无愧乎！铭曰：

孰劝而怀，孰迫而哀，非德之孚，其有是哉！

按，该墓志于陕西省西安市出土，志、盖均呈正方形，边长均八十一厘米。盖文四行，满行四字，篆书“宋故宋府君夫人清河县君张氏墓志铭”；志文三十一行，满行三十字，楷书。现藏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，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藏拓。三秦出版社2006年出版《陕西碑石精华》将此墓志影印收录，并予以简单介绍。上文即据该书墓志影印本抄录，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。该墓志具有如下价值：

首先，该墓志可补吕大临生平仕履资料。

关于吕大临的仕履，《宋史》卷三百四十《吕大临传》载：吕大临“元祐中，为太学博士，迁秘书省正字。”据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百九十六元祐二年（1087）三月丙寅条：“太学博士吕大临、太常博士杨国宝并令中书省记姓名。皆以文彦博荐也。”卷四百六十二元祐六年（1091）七月己卯条：“左宣德郎吕大临、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秦观并为正字。”因此从宋朱熹《伊洛渊源录》到明冯从吾《关学编》，再到清黄宗羲著、全祖望补修《宋元学案》等文献关于吕大临的仕履都沿袭《宋史》说法。当今学者关于吕大临的研究成果中，如陈俊民先生的《吕大临易学发微》（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1987年）、《蓝田吕氏遗著辑校》（中华书局1993年），文碧芳《吕大临思想研究》（2003年博士论文）、《关、洛之间——以吕大临思想为中心》（2005年博士后出站报告），陈海红《吕大临理学思想研究》（2004年博士论文）等，也都认为吕大临是由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。但元祐四年十二月书此志时吕大临署为“左宣德郎、宗正寺主簿”，说明吕大临还曾任宗正寺主簿，这一点现存任何历史文献和今人研究成果都未提及。据此墓志可知，最晚在元祐四年十二月，吕大临已由太学博士改任宗正寺主簿。而这次改任应该与朝臣的弹劾有关。早在元祐二年二月，文彦博刚荐吕大临为太学博士时，王岩叟就上书反对，言：“臣风闻文彦博特荐四人，乞朝廷不次擢用。其间杨国宝、吕大临二人，是见任执政之亲，士大

夫口语籍籍,以为不平。”<sup>①</sup>元祐二年,吕大临仲兄吕大防时为尚书左丞守中书侍郎,因此王岩叟言其为“执政之亲”。元祐三年四月,吕大防又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,位至宰辅。七月,大防婿王说即因谏官论列由国子监丞改为少府监丞。因此,吕大临或亦为避嫌,改任左宣德郎、宗正寺主簿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百六十二言“左宣德郎吕大临、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秦观并为正字”,吕大临应是由墓志所署官职左宣德郎、宗正寺主簿迁为秘书省正字的。因此,墓志所显示的吕大临官职信息可以补《宋史·吕大临传》及其它有关史书之阙,也为我们研究吕大临的生平提供了一条重要材料。

其次,该墓志确认了吕大临与张载的姻亲关系。

《伊洛渊源录》卷八“正字(吕大临)”条载有《祭文》一篇,是研究吕大临生平的重要资料。《祭文》中言:“子之妇翁张天祺尝谓人曰:‘吾得颜回为婿矣。’”张天祺即张载胞弟张戢(1030-1976),字天祺。《伊洛渊源录》没有标明该篇《祭文》的作者。但宋李幼武《宋名臣言行外录》卷六引此文为汲公作。汲公即曾封汲郡公的吕大防,为吕大临仲兄。但除此《祭文》外,并无其它材料印证吕大临确为张戢之婿。此墓志墓主为张载的长姐,吕大临在志中言:“大临既学于先生之门,继又受室于张氏,得以外姻见。”可确证吕大临与张载的姻亲关系。而且吕大临娶张戢女儿也即张载的侄女为妻,是在从学于张载之后,可见张载对吕大临的欣赏和器重。张载与张戢为同胞兄弟,志同道合,感情深厚。张载正是看中大临的学问与人品,才会将侄女嫁给他。而张戢言“吾得颜回为婿矣”,也说明张戢对吕大临这位女婿的满意。因此,张载既是吕大临的宗师,也是吕大临的长辈。因为这层姻亲关系,吕大临和张载、张戢的关系尤为深厚,吕大临在关学弟子中的地位也更为重要。张载去世后,吕大临虽又问学于二程,但正如程颐所说:“吕与叔守横渠学甚固,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,才有说了,便不肯回。”<sup>②</sup>就可以理解了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山西运城学院中文系

①(宋)李焘: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百九十六,中华书局,1979年,9653页。

②(宋)程颢、程颐:《二程集》,中华书局,1981年,265页。